



# 劉秀傳

田 连 元 编 写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劉秀傳

田连元 编写

·下·



刘秀传（下）

Liuxiu Zhuan

田连元 编写

---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8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插页：2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

责任编辑：王小铁

插 图：李德庆

封面设计：安今生

责任校对：唐惠凡

---

统一书号：10158·928

定价：1.70元

# 目 录

## 下 册

- 第三十六回 伴争吵智赚城门官  
议大事兴师白水村…………… 1
- 第三十七回 借天时李通献图讖  
取新野邓禹初用兵……………12
- 第三十八回 刘文叔骑牛取新野  
尤县宰庆寿逢乡亲……………24
- 第三十九回 几句话说降两千人马  
一疏忽遭遇十万官兵……………35
- 第四十回 忠心慑敌胆樊嘉拚命  
碧血染黄沙刘秀突围……………47
- 第四十一回 刘黄全节捐芳体  
王霸巧计建奇功……………58
- 第四十二回 单身探迷津逢凶化吉  
两军合一处遇难呈祥……………70
- 第四十三回 马子张单骑取新野  
刘伯升率众访清河……………82
- 第四十四回 中军帐谋士说底细  
清河滩勇夫刺新君……………94

第四十五回	庆登基大宴群臣 挑李端三掉张卯·····	106
第四十六回	先发制人两路出兵 出奇制胜黑夜袭粮·····	118
第四十七回	擒而复纵巧设离间计 战而又败雪上再加霜·····	129
第四十八回	疆场鏖战再比武艺 深谷设伏初露智谋·····	141
第四十九回	杜家砦君臣叙旧 两军阵兄弟辨生·····	152
第五十回	鏢打马铃伤杜茂 登门赔罪难岑朋·····	163
第五十一回	杜岩出谋荐贤士 刘秀遇难陷荒村·····	174
第五十二回	鬼神庄初遇姚期 东溪镇首访冯衍·····	187
第五十三回	替父伸冤店房卖宝 为人昭雪夜探冯宅·····	199
第五十四回	瘟神爷愣审风流案 莽将军偏喝便宜酒·····	211
第五十五回	囚徒转身成狱吏 罪犯忽而变先生·····	222
第五十六回	玉虎坠引出伤心事 唐家河三次对花刀·····	234
第五十七回	冯敬通诈进棘阳 岑夫人车前训子·····	246
第五十八回	棘阳城摆宴庆功	

	鬼神庄二请姚期……………	256
第五十九回	马子张夜战王巡 鬼神庄三请姚期……………	267
第六十回	明大义贤母自尽 姚次况别里投军……………	279
第六十一回	黑金刚戴孝闯三关 刘文叔夤夜闻噩耗……………	290
第六十二回	冒险而行置生死于度外 挺身而出惹是非于官前……………	301
第六十三回	轻垂帷幔难遮杀机隐隐露 偷弹悲泪暗藏复仇耿耿心……………	313
第六十四回	兴兵百万孤注一掷决胜负 遇雨投宿往事十年话重提……………	325
第六十五回	邂逅故知堪称人间巧事 途遇强寇合该大动干戈……………	336
第六十六回	守昆阳邓禹用奇谋 闯敌营贾复抱肝肠……………	347
第六十七回	破重围四面出兵 遇强敌三挡金尉……………	358
第六十八回	借雷雨柴大保斗兽 踏尸桥巨毋霸丧生……………	369
第六十九回	刘文叔酆县称皇帝 吴夫人潼关述真情……………	381
第七十回	围浙台诛斩王莽 统大业光武中兴……………	395

### 第三十六回 佯争吵智赚城门官 议大事兴师白水村

刘秀、邓禹等人来到东门附近一看，城门处密布官兵，情况大为不妙。远处看着这些官兵们，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过往行人，对那些穿着破旧、尘土满身、推车担担的平民百姓，他们不太关注，专门对那些骑马的武生壮士们详细观察，有时候还要盘问盘问……邓禹心想，这是王莽使的诡计，公开宣称马武已被捉获，四城放禁，实际是城门设防，暗地盘查呀！照这样子来看，马武恐怕还是难出长安。城门内外，究竟有多少官兵，很难预料，如果在这里他们发现了马武，会使我等进退两难，不便脱身。怎么出城哪？……邓禹略一思索，想出个主意来。他把几个人叫到了一边，轻轻地嘀咕了几句，王霸说：“邓老道，你这手可真不错，就听你的啦！”

马武哪，和刘縯两个人把兵器换了，刘縯的马上挂着马武的大刀，马武的马上挂着刘縯的大枪……几个人一齐坐在马上缓辔而行……走着走着，王霸冲着冯异就说啦：“我说冯大哥，咱们这眼瞅着要出城啦！你借我的那十两银子什么时候还我呀？”

冯异说：“王兄弟，谁借你的钱啦！这不是没影子的事吗？”

王霸说：“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光想着借，不想着还

哪！”

冯异说：“这是什么话，谁找你借过钱哪？你谁不知道，有名的吝啬鬼，那钱都在肋条上拴着哪！动一动心肝都疼，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找你借钱啊！”

王霸说：“呃，姓冯的你这可不够朋友，你要是借钱想不还，明说，可别变着法的窝囊人，你自个偷着乐。”

冯异说：“姓王的，你要没钱也说话，我借给你点，别张口胡赖，赖来的钱，花着心里也不踏实！”

王霸说：“谁赖钱啦！你本来就该我的嘛！那天咱俩上‘上林苑’的时候，你说要买点什么，借我十两银子，至今也没还哪！”

这个时候，马成在旁边说话了：“王霸，我记得头几天你跟我也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说那是做梦吗！”

冯异说：“听见了吧！有说公道话的，你做梦借给别人的钱，也要帐啊！岂有此理！”

王霸说：“什么做梦，那是真事，我倒是做过这样的梦，后来醒过来一想，真有这事，怎么叫做梦呢！”

马成说：“得啦，你是做梦，你那天还那么说哪，‘这要是他真该我钱多好！’”

王霸说：“马成，养儿养女往上长，你可别昧着良心说话，你要故意帮着他说话，我可跟你没完。”

冯异说：“姓王的，我早就看你不够朋友，今天冲你干的这事，别说不够朋友，你连那一撇一捺都够不上。”

王霸说：“好小子，姓冯的，你不还钱还骂我不够人。我看你就是个活畜生！”说着话王霸从马鞍桥下摘下来了这口刀。冯异也不示弱：“姓王的，你还别用刀吓唬我，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今后少于这些坑人、讹人的事。”



冯异伸手摘下这条枪，两人刀枪对峙，在马上一亮式，周围这人就围了一帮，有几位小声嘀咕：“喂！干什么的？”“打架的。”“因为什么？”“因为……做梦借钱，醒了没还……”“嘻！这是什么事啊！”“什么事都兴出，天高地阔，什么人儿没有啊！”“瞧瞧……”“好嘛！要玩命啊！躲开点儿，别崩身上血……”

这工夫王霸举刀催马过来，“唰”地一下子就给了冯异一刀，冯异举枪相迎。马成在旁边直吵吵：“我说二位，咱有话好好说不行吗，干嘛拿刀动枪的呀！……算啦，算啦！你们听我的……”

王霸说：“你给我躲一边去，不听你的我们俩还打不起来哪！”

这工夫马武端着大枪过来了：“二位，别打啦！在大街上让人看着不好看，人有脸，树有皮，都老大不小的啦！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还打呀！可别给脸不要脸！”说着话马武过去用枪一拦王霸的刀：“别打啦，停！”

王霸扯开嗓子喊道：“好小子，你拉偏架，想俩打一个怎么的？”王霸一吵吵，马成上来了：“俩打一个不行，欺侮人我可看不公，看刀！”

马成和马武又打起来了。

看热闹的全愣了：“这是怎么回事？谁跟谁是一伙儿？”“看不明白呢！都乱了套了！”

这时候刘续在旁边也嚷，邓禹跟着也吵吵，谁也听不明白，他们是制止哪头，抱怨哪头，谁也看不明白双方阵线，刘秀更是与众不同，他催马来到了城门附近，冲着位校尉说：“这位官长，您看那几位弟兄因为一时口角打起来了，难解难分，堵塞了衢道，您是否去给排解一下，免得闹出大

事啊！”

这位城门校尉听刘秀说完，往那边一看，果然见一帮人乱打，还有一帮人在那乱看，大街都给堵得车马难行啦，这位心想，我得过去劝解劝解他们。他招呼了几名官兵，骑着马奔这边来了，嘴里还直叨念：“准是赶考的这帮爷，今年武科开考，来了一帮玩儿命的，一天到晚给你没事找事儿……真是的……”他正往前走着，忽然见对面那帮人，忽拉一下子散开了，看热闹的往两边一闪，头前一个人举着刀，边跑边喊：“你小子有种，咱城外找宽敞地方较量八百合！”

后边那使枪的喊：“你有本事别跑，我这就跟你见输赢！”

这两个人，前边跑的是王霸，后边追的是冯异。马武、马成、邓禹、刘縯在后边边跑边起哄：“别让他跑了！”

“城外找宽敞地方也行，好好教训教训他！”

他们这一跑，城门校尉把马就带住啦！他一听，怎么你们要到城外去打呀？那我可不管啦！你们只要把城门里这道儿让开就行，至于说到外头，你们就是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也跟我没关系！他想到这里把马往旁边一带，把道给躲开啦！王霸领头直奔城门，城门处的军兵一看我们那官儿都带马让路啦！我们拦什么，再说这几个人这马象惊了似的，撒欢儿地跑，谁拦谁挨撞，行啦，咱也闪闪吧！门军往两旁一闪，让出一条路来。王霸为首的几匹马，其中夹裹着刘秀一起，顺城门鱼贯而出，扬尘而去……

官军们半天才琢磨过味来：“唉！刚出去的这一帮象是赶考的武生啊！”“对呀！”“咱们也没细看看，他们这里有马武没有？”“不能有，马武还敢明出大摆地在大街上打

架，他没那胆子！”“对，说的有理，咱这回得仔细看着点儿，别让马武跑了。”

门军在这议论的工夫，刘秀、刘縯、邓禹、马武等人，已经出了长安城，纵马飞奔……他们一口气跑出有几十里，这才把速度缓弛下来。王霸看看冯异，冯异看看王霸，两个人忽然大笑起来……王霸转向邓禹说：“邓道爷，我们俩这戏给您演得怎么样？”

邓禹挑起拇指说：“王贤弟果有奇才。”

王霸说：“这才十成使出了一成，还有九成没用呢！”

敢情这是邓禹在城内临时想出的一条诈城之计，马武与刘縯换兵器，拆乱了马武的特征，王霸与冯异假装打架分散了门军的注意力，按照孙武兵法来说，这叫“乱而取之”。

几个人此时真如金鳌脱钩，羈鸟归林，有说有笑，并马而行……

马武说：“华阴县的店房里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未卜先知，我这回进京夺状元，他算着我得不来，结果，真他娘的未得来。我说好啦，回来还到店房找他，看他的推断应验如何？几位愿意见见这位先生吗？”

王霸说：“瞎！算卦的，谁也不行，邓道爷就是鬼谷子再世，大罗仙重生，再有算卦的，那都是从这学去的。谁也不用看。”马武说：“哎唷！原来邓道爷也善卜阴阳吗？”

邓禹说：“何谈善卜二字，只是略晓而已。”

马武说：“邓道爷一向出言谨慎，既然说是略晓，我想一定是通达，有时机一定找你给算算，不过这位先生算的也很灵。”

王霸说：“我不告诉你了吗，那都是从这儿学去的。”

邓禹说：“这位卜师姓字名谁呀？”

马武说：“我记得 he 说是姓严名光字子陵。”

邓禹当时一惊：“哎呀！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师傅！”

王霸一听，耶喝！倒个儿啦！闹了半天他是跟他学的，我想替邓禹吹吹，结果给吹破了。刘秀一听，说道：“邓道爷，先生之师，更是我等之师，我们应一同前去拜谒！”

大伙都说：“文叔言之有理。”

于是，在薄暮时分，马武领他们投宿到华阴县客店之中。但是进店一打听，严光严子陵早于三天前离去了。几个人不免大失所望，只好权且住下，次日清晨共同上路。走了一段路之后，马武说：“几位，再走十几里我们就分手了，我回江夏，你们奔南阳，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汉殿下何时举旗兴兵，我马武什么时候率人马投奔。这些个咱们都得说明白，定准了，咱们是后会有期。”

刘秀看看邓禹和刘纘说：“此事由大哥和先生决策吧！”

刘纘看看邓禹说：“愿听先生高见！”

邓禹说：“此事还是伯升定夺。”

他两个人，他让他说，他让他说，互相这一推，王霸急啦：“你俩要是谁都不说，那我可就说啦！这事儿还互相推个什么劲儿，商量商量就干吧！”

冯异说：“王爷，这可不是你逛长安城，想往哪去抬腿就走，如此大事，需筹谋全局，用心缜密呀！稍有疏忽，会掉脑袋的。”

“咳！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死不能干大事儿！”

这工夫邓禹在马上说话啦：“伯升，当今王莽的社稷，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神州境内，虽不是百里为王，却也

是刀兵四起，豪杰辈出，各据一方。但鹿死谁手，很难预料，且冒称汉室宗亲者，比比皆是，故而你们这真正的汉室宗亲，宜及早兴师，以正视听，虽不能立使众望归附，但却能早争一席之地。中原角逐，安知胜者非我？这是贫道的一点浅见，不知伯升、文叔意下如何？”

刘秀点了点头，并未说话……刘縯说：“邓道爷说的极是，大丈夫立志不能优柔寡断，我想，如今王莽暴虐，百姓分崩，枯旱连年，兵革四起，此番武科赶考，王莽更失意于天下举子，这正是天亡其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即在当下。我想，我等回白水村后，立即着手起兵之事，马武弟回江夏之后，可立即带队伍赶奔白水村，我们候你一到，合兵一处，共举大事，你看如何？”

马武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

几个人又行走了一段路，前边到了叉路口，一条路奔潼关，一条路奔江夏。马武在马上一抱腕说：“诸位，到地方啦！长安之行，有幸结识殿下，又蒙众位抬爱，别的我就什么都不说啦！只望几位一路顺风，我们及早相见！马武告辞了！”

这工夫王霸在旁边说道：“咳，我说马武，咱们这几天在一块儿待得可不错，说得也挺好，你这一走，可别肉包子打狗有去没回呀！要是那样，你可就把我们给坑了！”

马武说：“这是什么话？姓马的，向来言而有信，此去江夏，如有背约食言之事，那……”马武抬头一瞧，忽见天空中飞来一队大雁，他急忙摘弓抽箭，认扣搭弦，“嗖”！一箭射去，“扑楞楞，啪！”箭穿雁颈，坠落地上，马武下马走到近前，从雁身上抽下这支箭，卡巴一声，折为两半，马武说：“负义者，如此雁之死，此箭之断！”

王霸说：“好！照这么说，我就信啦！”

刘秀说：“马兄之心，天地可鉴，何必这样立誓明心！”

王霸说：“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他还当真格的了。”

此时马武二番上马，一带丝缰说声：“殿下，众位！白水村见！”催开坐马，青煞兽荡起一股烟尘，消失在古道林深之处……

这里几位看马武走后，一起埋怨王霸，说他不该对马武如此的不信任，不该说这句话，大伙都怕马武不愿意。王霸说：“我这叫激将法，试试他真心假心！”

他们几个人齐催坐骑，边走边谈论着即将兴兵的大事，憧憬着未来的宏图……一出潼关，刘秀观望着这一路景色不免又想起了几年前他那历尽艰难险阻逃奔南阳的历历往事……想着想着一声叹息：“唉！”

王霸说：“小兄弟，怎么唉声叹气的呀？”刘秀说：“我如今是见景生情，追忆往事，这一带曾是我逃奔南阳之路啊！”

冯异说：“文叔常常谈起走南阳历尽艰辛，今天旧地重游，定是遐想联翩，何不谗我等今日旅途寂寞之时，详细说说。”

刘秀说：“好！”当时他便把昔日往事，详尽地向几位同路人述讲了一遍。刘秀的这一段经历不用加工润色，本身自有起伏迭宕，几个人听得全神贯注，好象亲历其事一样。讲完之后，王霸一拍大腿说：“小兄弟，你应该按当年的原路再走一回，我们哥几个陪着你，看看这些人现在都怎么样了？”

刘秀颇有感慨地说：“当年的原路我已记不太清了，如

今是大事在前，不可耽误，日后如有时机，我一定来此寻找旧迹，凭吊亡魂，报答恩人，访问故友，我们赶快赶路吧！”

他们几个人马上加鞭，“啪”——回到了南阳宛城白水村。

几位回到白水村之后，谁也没回家，当夜就聚集在刘縯的家中，找来了刘秀的姐夫邓晨，加上泗水王刘良，共同密议大事。

平空要竖起大旗，召集人马，反对王莽，恢复大汉，这叫造反。抓住之后就是杀头灭门之罪呀！所以他们要颇费心计地商议。他们在刘縯的书房之中整整商议了一夜，这一夜书房的窗纸上灯光映照，人影摇曳，时而大声争论，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笑声朗朗，时而沉默寂然，直到天交五鼓，鸡唱三遍，晓风吹露，晨曦吐彩，这才商议完毕。

这一夜议定了几件基本大事，第一个就是兴兵举旗，以谁的名义？开始几个人认定要以刘秀之名，因为刘秀是汉室嫡亲。但刘秀再三推让，非要以刘縯之名不可，刘秀认为这样做的道理是：一、刘縯是春陵的老户（春陵即指白水村地区），在白水村一带民众之中享有较高的威望，结交不少豪爽旷达之人，而刘秀自己在这一带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笃诚厚道，勤于稼穡的后生，刘秀的真正来历无人知晓。所以刘秀主张，一定要以刘縯的名义起兵；二、刘秀认为推翻王莽，恢复高祖之大业，这是汉室宗族所有的姓刘的人的事，不必非得要嫡亲后裔不可，刘姓者谁能得江山，谁就可以为帝，刘秀认为这么做，总比现在把江山失落在外戚家族手里要强得多。他同时向几个人宣称，即日起，再不可对外人讲我刘秀是平帝之子，更不许提白玉玺之事，刘秀即刘縯之弟，别无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将士之中分心离德；三、刘秀觉

得自己年轻，如何打江山，仅知其理，未践其行，所以他觉得大哥刘縯在这一点上要胜过自己。

基于这一点，所以刘秀要让刘縯为首举旗招兵。刘縯开始也是推让，后来看到刘秀心诚意真，实不想当这个首领，刘縯就答应了。但是刘縯说了，我虽然可以立大旗，却不称皇帝，只称将军，真要兵马齐备，势可成功，到那时再另议谁当皇帝的事情。刘縯这么说的意思是起义我先领着干，坐江山的时候再让给刘秀，这叫代打江山。

邓禹高兴，他说：“伯升弟兄能如此讲仁义，重孝悌，必使天下归附，何愁大事不成！”这是他们议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哪？是恢复刘姓，不再姓金啦！其实春陵远近的人都知道他们本姓刘，而且这里还有不少刘姓族人，这件事他们要当众宣称。

第三件大事是要招贤纳士，聚集队伍，然后再商议攻取一城一地，以做立足之处。同时还要等候马武的到来。

这几件事商议完了，天可就大亮了，他们各自回家……

第二天，刘縯和邓禹、冯异、马成几个人分头在春陵地区活动，找那些他们认为靠得住、信得过的人，共商大事，简单一句话，就是举旗招兵，推翻王莽你干不干？干！刘縯领头，不干，你别声张。没用七天，他们谈通了有一百来人。邓禹说：“这一百来人就是我们创业的王、侯，开国的将领！”

此时已值十月，但是那位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张却鱼沉雁杳，音信皆无。刘縯、刘秀等人十分着急，最后商议，既已如此，不宜拖延，立即竖旗。他们在一天夜里，把这一百多人都召集到白水村东刘家的祠堂里，秘密商议，如何



起兵。来的这些位，全是刘縯的至朋好友，并且有不少都是刘氏宗亲。可说是与刘縯等人志同道合，他们憎恨王莽的大新朝，都想要重扶汉业。当邓禹一说出兴汉灭莽，举旗招兵的时候，这一百多位在祠堂里立即表示赞同，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上马出征。不是怕被官兵知道，这些位当时就能大喊大叫。于是大家商议下一步都该如何行动。刘縯告诉大家，由邓道爷宣讲，邓禹当众讲说出了自己的兴师设想，逐条逐款向众人讲述。正在邓禹这讲着的时候，忽见在祠堂门口处负责放哨的邓晨跑进来说：“大哥！宛城县的李通来了！”

大家闻听，当即一愣，这个李通是宛城县头号大财主，他爹爹李守现在是王莽的宗卿师，也就是会看图讖的官，李通也做过大新朝的巫县县令，还做过五威将军的从事，后来听说因病退隐，他在宛城县可是跺一脚四城乱颤，喊一声八方震惊的人物，他怎么来啦？

王霸说：“他来没好事，他和宛城县令是好朋友，说不定谁走漏风声，官府知道了我们的内情，派他来探消息的！”  
大伙说：“那可不能让他跑了！他跑了我们的事就败露了。”

“对，杀了他，用他的血祭旗！”

冯异说：“众位！他既敢单人在前，安知没有官兵在后啊！”

“对！也是这么个理！这怎么办哪？”此时邓禹方要说话还没说，忽见房门一开李通迈步进来了。

正是： 足踏生死门，  
命在须臾间！